



大學原解

上

正 12
778
1



錦城大田先生著

大學原解 全三冊

如予所解。有戾作者
原義。幸以見教。立地
多稼軒藏
改悔。稽首請教。



大學原解序

大學一篇。載在戴記。劉向別錄。稱為通論。則通論聖
人之道者也。後之學者。不得不奉之。以為律令也。其
為書也。初揭三綱八條。而後又敷演解釋之。凡聖人
之道。脩身治人之要。發揮無復餘蘊。語簡而旨深。簡
策短。而義理長。除中庸外。大小戴八十餘篇。孰加此
篇之精妙乎。實六經之羽翼。千載之寶典也。唯其書
在于戴記之中。與緇衣表記為伍。有錯簡。有誤文。鄭
孔之輩。不知改正之。自漢至唐。而無復別表章之者。
珠璣與瓦礫混。鴻鵠與雞鶩群。孰能辨之。至宋司馬
文正。作學庸廣義。而始表章之。其功偉矣。至于明道

程氏兄弟。知其有錯簡。而各改正之。伊川又知親民之為新民。身有之。為心有。命也。之為怠也。朱丹陽繼之。而大有所發明。作之章句。作之或問。然後三綱八條。森然不可復紊。三子之功之盛。千載之所尸祝也。雖然。丹陽之所解。求之於作者原意。則有郢書而燕說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照應為言。昭明其懿德於天下國家。是作者原意。與詩書易左傳所言。本出一轍。而丹陽所解。解氣稟之拘。祛人欲之蔽。而復本體之明。是非作者之原意。而莊禪明鏡塵垢之說。非儒者所宜言也。曰小人間居。為不善。曰君子必慎其獨。反對為言。閒居獨處。不為不善。是君子之慎

獨也。是作者原意。而與中庸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本出一轍。而丹陽所解。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是非作者之原意。而又非大雅所載。周文。雋武。慎獨之義也。如誤解慎獨。姑置不論。至誤解明德。其誤有不可不辨者焉。何也。中庸孟子。與大學相表裡。而中庸之形著明。乃大學之明明德也。動變化。乃大學之新民也。而其所本。則致曲之誠。是大學之格物致知。以至誠意也。又止定靜安於至善也。孟子充實之光輝。乃大學之明明德也。大之變化。乃大學之新民也。而其所本。則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是大學之止於至善也。三書之言。本出一轍。吻合符

同不差毫黍。自丹陽誤解明一字。而思孟明德化民之義。與本篇不合。詩書易春秋所言。亦與本篇不合。其誤不可得掩。而其害亦有不可得掩者焉。遂使後之學者。不得知中庸孟子。著明光輝。與本篇明德互相發揮。則其一字誤解。害于聖道。豈不亦大乎。門人天文進曰。考亭解學庸。與郭象注莊子。如出一轍。郭象注莊子。高乎莊子一等。以奮其清談之雄辯矣。考亭解學庸。深乎學庸一等。以附會其家學之宵渺矣。此言得之。予亦曾言。晦菴解詩易。失之於疎矣。解學庸。失之於密矣。疎密得中。其唯論孟之解乎。雖然。要皆不能無謬誤也。予七歲初讀書。奉先君東岩先生

之教。從先兄伯恒受讀此書。是為為學之初。實明和辛卯之歲也。天明甲辰年二十。始來江戶。以博覽為務。讀大學諸家註解。年二十四。作大學考。於章句之誤。糾駁排詆。不遺餘力。於近世諸家之誤。亦復如此。是天明末年也。當時格物之說。襲黎氏之謬。以為金糾玉條。歷年稍久。所見頗博。始悟其非。寬政辛亥年二十九。初改正之。享和末年。作九經談。其大學談。乃皆三十以前之所得也。中庸亦同。其後專精潭思。在詩書易論語四經。而學庸二考。投諸敗篋。既已有年矣。鄉丘首禾。老而復初。文化十年以後。又知學庸之妙。倍于當時。比年殊甚。雖悟少年詬爭之非。曾刊正之。

然不直則道不見。予且直之。豈含糊糊塗而終沒吾世乎。故今作此解。一原作者之原意。以告後之學者。其戾原意者。雖漢宋名儒。不得不辨駁也。何況近世諸家乎。奮名大學考。今改曰大學原解。嗚呼。先人沒而五十年矣。伯恒亦墓木已拱矣。雖然。此區區者。不可謂非報本之義也。其又孰知吾心之悲慨乎。古人傳註。以訓詁為先。以義理為後。如出一轍。是古今之成矩也。吾豈不知之乎。然今吾所解。或以章意為先。以字義為後。或訓詁章義。混淆解之。要使學者易知。作者原意焉耳。既已不蹈古人之覆轍。則又不必拘古人之成矩也。

大學原解改正三義

一誠意一章。古本錯在首章之次。未解三綱。突然先解八目誠意。錯誤無疑。朱子移置正心章之前。極得是正。崔銑循用古本。然誠意一章。則從朱子改定。其所見。大優陽明。今予改正。亦同朱崔之意。一淇澳一章。總解三綱。古本在三綱別解之上。朱子移入至善章之下。誤連上文。為至善之解。予自少悟其非。而以為三綱總解。雖然。猶循用朱子改定。置于至善之後。以謂先別解三綱。次以總解。文理意義。共屬穩協。是故數十年。講大學。至善淇澳之章。次叙從朱本。而分為二章耳。今詳之。曰止於信。

曰無情者。曰誠意者。三章文理。如貫珠璣。其相承接。作者深意之所在也。若移其澳章。置至善之後。則作者原意。昧然不明。至老而悟其非。改從古本。一是謂知本二句。首章結語。循古本。而不從朱本。願。誤明命。克明德。諸家不知錯互。今改正之。峻命不。易。惟命不于常。中間嵌以論財七十六字。錯誤無。疑。今改正之。

文政四年辛巳中秋前二日

吉田儒員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識

大學原解卷之上

江戶中井豐民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學 門人

信濃 白倉信煥校
加川隆禮

大學

大學者。學宮之稱也。大學小學之稱。又見小戴王制。大戴保傳。漢食貨志。九經談詳之而大學之名。又見學記樂記祭義。莫非學宮之稱也。其他四學之名。見祭義。大小學。及東南西北之學。見保傳。祭義亦有西學之名辟廱判宮。見王制。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見王制。上庠東序。瞽宗。見文王世子。

米廩督宗庠序判官。見明堂位。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見學記。庠序學校。見孟子。學宮異制。其繁如此。雖然。大學。學宮之稱。在古無有異義。則鄭玄以為博學。鄭目錄。出正義。司馬光以為學之大者。廣義。呂大臨禮記。朱子以為大人之學。皆非矣。

古之學問。詩書六藝。大學學大藝。禮樂是也。小學

學小藝。書計是也。大戴保傳。漢史志。食貨所錄。明白可

據。言大小學學法之異。唯是為最古。朱子以禮樂為小學。不可信之尤者。辨詳于九經談。

楊終戒馬廖不訓子書。人君之子八歲。為置外傳。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傳。教之經典。以道

其志。是原于大戴漢志。漢律曆志。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言數學也。說文序。尉律不課。小學不修。杜鄴傳。張吉子竦。尤長小學。顏氏家訓。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北魏高祐傳。為兗州刺史。令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皆言書學也。小學為書計之學。歷歷如此。雖然。纂輯曲禮內則所載。及少儀弟子職。管子以為小學之法。如朱子之為。又何不可之有。唯以六藝為小學者。朱子之說。不可通之尤者。

大戴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保傳。鄭玄曰。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注。王制。以八歲十五。分少

長。諸書皆然。獨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王制是異聞也。不可不知。要之。十五束髮。成童。十八未冠。成人。以大學為大人之學。十五十八。豈可以大人稱之乎。

淮南子。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吞高木而巢。扶杖。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人間後世所謂大人小兒之稱。以是等為古也。

古之學問。詩書禮樂。禮學儀容。樂習聲曲。古之學。不專讀書。是世儒之所好。言其言固也。雖然。學實專讀書。雖孔子之時亦然。何以知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路此語。極似後人。曰。

氣言學問不專讀書矣。可見當孔子之時。學之為讀書。不殊乎後世也。今誓諸古。周官。讀禮書而協事。太史戴記。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畢復常。讀樂章。禮曲荀卿亦言。學惡乎始。惡乎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勸戴記。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又云。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雅記又云。以禮籍入。禮左傳。出禮書以待命。哀三年國語。禮志有之。晉語。禮樂且存乎書籍。學乃讀之。况其他乎。今又誓諸古。周官。有四方之志。有三皇五帝之書。史左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昭十年又楚成王三引軍志。僖八年又晉史

駢引前志有之。文六又晉狼臆引周志有之。文二
年又晉叔游引鄭書有之。昭二十本篇引楚書。
國語申叔時曰。教之故志。使知廢興。楚語呂覽申
公子培之弟謂荆莊哀王曰。臣之兄嘗讀故記。
至又嘗試觀於上志。貴又濕朋之為人也好上
志而下問。同上國語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晉語左傳。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十又晉韓
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二
年坊記亦引魯春秋。孟子。晉之衆。楚之檣杵。魯
之春秋。一也。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晉之春秋
也。楚語。申州時曰。教之春秋。楚之春秋也。墨子。

引周宋齊燕之春秋。曰。吾見百國春秋。明周官
三代之易。連山歸藏周易。太近世物茂卿曰。古
無佗書。書唯尚書。陋哉。三代之書。不如秦漢以
後之多。雖然。有書如此。多方五車。不獨惠施也。
禮樂殘缺。不可復知。今日學問。唯是讀書明理。
是乃格物致知也。如或以典籍為故紙。求道於
心之徒。莊周所謂書。古人糟粕。六經先王之陳
迹。異端之尤也。不可不辨。

鄭玄目錄。此於劉向別錄屬通論。正義此言極妙。通
論者。此篇雖在禮記中。不專說禮。沈然通論道義
也。然則大學一篇。唯是論道之書也。郊特牲。故篇

名郊特牲。非全篇說郊也。天子玉藻。故篇名玉藻。非全篇說玉藻也。好賢如緇衣。故篇名緇衣。非全篇說好賢也。大學亦以篇首二字為篇名耳。凡為學者。皆宜如本篇所說焉。非言大學之教如此。而庠序學塾不如此也。據是爭辨大小學之學法。既走邪徑。况以此為乞言合語之記。言養老序齒之禮乎。物茂穿鑿附會。可笑之尤者。唯劉向通論一語。為千萬歲學此篇之甲令。可不奉以為金科玉條乎。

大學作者。兩漢以來。不知為何人。以不知為不知。聖人遺訓也。固非可容喙。雖然。予則竊有所臆斷。

請詳辨之。大學。或是與中庸同。子思子之一篇。漢藝

文志。子思二十篇。大學。以格物致知為誠意之本。中庸。則

以致曲為誠之先。是一同也。大學。格物致知。乃學

問思辨。明善擇善之事也。故為誠意之本。中庸則

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是二同也。大學。止於至善。乃中庸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是三同也。大學。誠意慎厥為要。中庸說

誠。開卷說慎獨。以為說誠之張本。是四同也。大學。

誠於中。形於外。中庸則曰。誠則形。誠之不可揜。如

此夫。是五同也。大學。明明德。新民。化民也。中

庸則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德也。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新民也。是六同也。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中庸則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是七同也。大學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中庸則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有人在人。皆指賢者。是八同也。大學道學也。自脩也。中庸則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九同也。大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中庸則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是十同也。大學新民。用其極。中庸則曰。舜用其中於民。是十一同也。大學脩身自脩之後。賢其賢而親其親。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是十二同也。大學以義利之

辨。終其一篇。孟子承其意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發端。繼大學之結末也。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孟子則點化其語曰。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是非孟子承繼大學之遺意乎。大學誠意。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慊。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亦非孟子承繼大學之遺意乎。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孟子論國君進賢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是亦非孟子

承繼大學之遺意乎。大學一篇與中庸相表裡。而為孟子先鞭嚆矢。則非子思子為之而誰乎。後世有有識具眼者。或知吾言之不差矣。
鄭曉古言云。魏虞松上石經大學。大學中庸。共子思作。劉宗周大學古記序云。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賈逵虞松之言。後漢書。三國志。皆不載之。唐宋名儒。無錄之者。既無出所。又無來歷。至明叔世。豐坊贗造石經大學。始有此言。明末儒氏。好奇之過。啗道生之欺。公言此語。可笑之甚。雖然。以大學為子思之作者。恐是千歲不刊之說也。

朱子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此言不可信。大學一篇。條理齊整。意義貫通。固一手之所為。何分經傳乎。夫舉綱要於前後。解釋之。古文之常也。細指數之。更僕何罄。今唯舉一徵。以辨其非。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今如有人言。前二句。是經。孟子之言也。後二節。是傳。公孫也所釋。人豈信

之乎。恐不免識者挪揄矣。丹陽之言。何以異於是。是足以知其非矣。

三綱領首章第一

大學之道。學問之方在明明德。已在親民。親作新。是千古

說定在止於至善。學問極功之本。

中庸性道教所主在道之一字。故下文承以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大學三綱。非主客也。雖然。所重

在止於至善。故下文承接以知止讀學庸者。須先

知此義焉。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大學之法。禁於未發。大學之

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

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大學之道

四字。略與學記同。然其意。則言古之聖人。建學宮。

使人教學之道也。約而言之。學宮教學之道也。又

約而言之。學問之道也。周頌云。學有緝熙明于光

明。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之謂也。

明明德。新民。皆原尚書。逸書曰。克明明德。首子正

不康誥曰。作新民。本篇引之其義。則取堯典。克明峻德。

明明德也。本篇引之黎民於變時雍。新民也。中庸誠則

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德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新民也。孟子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明明德也。大而化之。之謂聖。新民也。又云。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也。誠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誠則形也。明明德也。四體不言而喻。不言而喻。與繫辭中庸。繫辭。表記。不言。而信。下同。語例。而言至施於四體。則己雖不言。人喻而化。新民也。要之。明德新民。孔子所謂。脩己以安百姓也。

明德者。昏德之反。九經談詳之。仁義忠信。諸善行之統名也。凡諸善行。光輝顯然。不可得掩。故謂之明德矣。餘詳于九經談。

明明德者。言身能脩明善行。而昭明於家國天下也。德明于家。則家齊。明于國。則國治。明于天下。則天下平。故下文以明明德於天下。代平天下三字。

是可以見矣。餘詳于九經談。

明明德者。言令德之光輝。發於外也。中庸。誠則形著明。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明明德之事也。而以誠為主。凡光輝於外者。內有其誠也。是故明明德者。脩其令德。而能誠之者也。止於至善。而能安之者。誠之者也。是故止定靜安。明德之本也。明德。新民之本也。

單言德者。仁義忠信之總名。單言善者。亦仁義忠信之總名。明德之明。至善之至。贊美之辭也。其實。唯是德也。唯是善也。故明德之稱。與懿德民令德

車 俊德堯 盛德繫 至德論 大德庸 同例。而與尚書

頭德洛 同其文義也。

懿德令德。盛德至德。是皆所重。在下之德字。而上

之諸名。虛字也。贊美之辭耳。周易偽書。俊德否象

尚書中德酒 敏德康 義德容德立 周官至德敏德

考德師 是皆所重。在上之諸名。而下加德字耳。猶

言仁道孝德也。明德之明。從義德容德之例乎。是

聰明之明。視明之德。非所以解此書也。如果從懿

德令德之例乎。明德之明。贊美之辭。無佗深義。唯

是德也。諸家拘泥明字。故為心之一名。朱為聖人

之德。伊藤原佐為 君上之德。物茂 皆稽古之疎也。

儒者解經。原作者原意。詳疏釋之。可以傳後生矣。繼往聖。而啓來學。唯是為要務也。如己胷中。初有定見。以此附會經文。上誣往聖。下欺後學。是則罪之大者也。先儒往往不免此罪矣。如本篇明德下文解之。引康誥克明德。是明德。與單言德同。是作者原意也。又引帝典克明峻德。是明德與峻德同。是作者原意也。總解三綱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是明德與盛德同。是作者原意也。若其明之者。下文明言。皆自明也。又明言。明明德於天下。言自明其明德於天下也。是作者原意也。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其牽強。則姑置不論。疏

解如此。則明在人。非自明也。是非作者原意也。予雖至愚。學學庸。五十年。二茲矣。似畧得作者原意。嗚呼。庶幾乎其免罪乎。

鄭玄曰。明明德。謂在明其至德也。至德者。令德之總名。泰伯。至德。言讓也。周之至德。言恭也。孝經。至德。言孝弟也。周禮。至德。自屬別義。明德。亦孝弟恭讓之統名。則古今之間。唯此解為得正矣。近時物茂。卿以至德為孝。言專門學者。以明明德為教。孝弟。欲以附會其所建。養老序齒之說矣。其愚而黠。厚誣先儒。可惡之尤者也。

明明德。本不假位徵。周易一徵足矣。曰。明出地上。

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大。象。是離日之明。升于坤地之上。光輝顯然。無所不照。是君子自明明德之象也。明夷上六象。承之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大雅。維此文王。其德克明。左傳。晉成。鱗解之曰。照臨四方。曰明。照二十年。明字。光輝顯然。照臨四方之謂也。經傳之言。本出一轍。何獨於大學為別解乎。

程子解易曰。昭。明之也。本義傳曰。昭德塞遠。昭其度也。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朱子。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皆之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象傳。所引傳文。左傳也。魯臧哀伯諫桓公納郟鼎。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遠。以臨照百官。昭明之為。臨照。可徵。猶

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又云。昭其儉也。德令
以儉為昭其度也。年祖二左傳。以儉度諸行。為德。為
令德。叔子引之。以解明德。則叔子知明德之為德
為令德矣。與予所見。如合符節。是能得大學原意
者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是亦能得大
學原意者也。如使天下之人。明其明德。明明德在
人。而不在己。不特背周易大學。自昭自明也。又背
叔子明明德在己。故曰自昭矣。世之學者。不疑朱
子背程子。而疑予之背朱子。抑何其偏也。

司馬光曰。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
於天下。義廣溫公所言。與程子同。是能得大學原

意者也。至于朱子。何背馳之乎。

辨朱子明德之解

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說心之體。具衆理。
性也。應萬事情也。是乃程子所謂。心統性情之名。
是也。所解如此。則明德者。心之異名。加上明字。然
後太蔽明心也。果從此解。則明明德。唯是明心二
字而已矣。豈不異乎。朱子所解。明德者。心也。

朱子之解。徵諸經傳。無所往不窒礙也。請詳辨之。
大雅。帝遷明德。皇言天命遷善行君子也。言天命
遷人心。可乎。其不通一矣。又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上同言懷脩善行者。不以聲色為大事也。言我思
吾心。可乎。其不通二矣。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陳言善行之遠聞也。言心馨。可乎。其不通三矣。左
傳。宮之奇引之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
其吐之乎。唐言脩善行。以奉祭祀也。言心供祭
祀。可乎。其不通四矣。周書又云。先王既勤用明德。
庶邦亨。亦既用明德。梓言文武務修善行。諸侯化
之。又能用善行也。言用心。可乎。其不通五矣。又云。
予小臣。保受王威命明德。詔言保承天子威嚴之
命。顯明之德也。言威命之心。可乎。其不通六矣。又
云。嗣前人。恭明德。君言嗣文武敬修善行也。言恭

心。可乎。其不通七矣。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
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昭言祖先不肯天命。舜
加之以善行也。言重之以心。可乎。其不通八矣。又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昭元
言治水功德。遠及後世也。言心遠。可乎。其不通九
矣。又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藩屏周。定言封建善行。令德之人。以為諸侯也。
言選建心德。可乎。其不通十矣。又太史克說四凶
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文言傲很善行。懿德君
子也。言傲很其心。可乎。其不通十一矣。又臧文仲
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

乎。傳二十言雖先王之盛德善行。猶能艱難恐懼也。言先王之心可乎。其不通十二矣。大戴小問。樂不率先王之
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周本紀。尹
佚。與左傳。又王孫滿論九鼎曰。天祚明德。有所底
止。宣三言天祚懿德君子也。言祚心可乎。其不通
十三矣。又晏平仲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所以
為盟主也。襄二十言宣布其令德於天下也。言布
心可乎。其不通十四矣。又羊舌職曰。士伯庸中行
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宣十用賢智也。
是善行之大者也。是謂之心可乎。其不通十五矣。
又齊侯告成三國。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

其民。君之惠也。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隱八戰兵息
民。惠也。是善行之大者也。言受君之心可乎。其不
通者十六矣。又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
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昭七是指正考父。偃偃之
恭。饁鬻之儉。以為明德。明德之為令德懿德。昭明
如此。言聖人有心可乎。其不通十七矣。今姑就詩
書左傳。斷其不通耳。如或及佗書所載。以縷舉之。
非更僕緝御之所得罄也。

辨朱子明明德之解

朱子曰。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
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此言。原于莊禘。九經
談詳之。

大雅。維此文王。其德克明。皇魯頌。穆穆魯侯。敬明

其德。泮水又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上左傳。成鱄解

之曰。照臨四方曰明。昭二十八年令德之輝。四方是明

其德也。古無解蔽明心之義焉。尚書。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慎罰。諫又云。丕顯哉文武。克慎明德。

文侯又云。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多左傳。申公巫臣解之曰。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

罰。務公之之謂也。成二年積累善行。以致高大。是崇

其德也。論語。崇德同。是明其德也。古無去蔽明心之義。

焉。

左傳。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僖二十八年是言昭明。晉文之令德也。孔子豈得斷晉

文之氣稟人欲乎。又孔子謂梁丘據曰。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定十年是言享宴之禮。所

以昭明令德也。左傳。卻至曰。享以訓共儉。宴以示

慈惠。成十一年恭儉。令德之本。享禮以明之。故孔子云

爾言享禮。斷氣稟人欲。復本體之明。可乎。又臧武

仲曰。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

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襄十一年言昭明武德於

天下。以懲艾蕝。棄禮法者也。銘武功於斷氣稟人

欲復本體之明。何關涉之有。

左傳。衛子魚說成王封建魯衛曰。分魯公。以某某。以昭周公之明德。是言成王封伯禽於大國。以昭明周公勤勞王家之盛德大功。使天下皆知之也。如從朱子太蔽明心之解乎。是成王斷周公之氣稟人欲乎。是其最不可通者也。又宋穆公疾。呂孔父而屬殤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隱三年先君。宣公也。所謂令德。知人之明也。讓國之宜也。穆公立殤公。則宣公義讓明智之德。昭明于天下也。是光昭先君之令德也。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宣公既死。穆公何方。能斷其氣稟人欲乎。是亦最

不可通者也。呂覽。帝舜乃使質夔也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堯德。古樂是言舜作雅樂。以昭明堯德於天下也。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堯亦假舜以斷己之氣稟人欲乎。是亦最不可通者也。史記。尹佚筮祝曰。至干文武。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周本紀前者言大王王季也。言文武能繼明二代之明德。而使之昭明于天下也。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既死太王王季。賴文武以斷己之氣稟人欲乎。是亦最不可通者也。淮南子。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要畧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既死文王。賴武王以斷己之氣稟人欲乎。是亦最不可

可通者也。
欲脩明明德者。事親則盡愛敬之心。事君盡忠厚之心。擴充惻隱不忍之心。於其所忍。擴充羞惡不為之心。於其所為。擴充天理而屏人欲。如此而已矣。雖然。是欲明明德之方也。明明德三字。非可以此解之也。明字。言昭明于天下國家也。無磨而明之之義。是古文之常也。大學亦言明明德於天下。作者原意。明白如此。朱子所解。解氣稟之拘。吾人欲之蔽。以復本體之明。以此為欲明明德之方。則猶之可矣。以此直解明明德。則古文所無。而非大學之原意也。孟子有言。浩然之氣。集義所生也。雖然。

解浩然之氣。為集義。稱集義為浩然之氣。可乎。朱子解明明德。何以異于此乎。是其所以為不通也。大學非學宮乎。學宮非士子誦習之場乎。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成性也。成就德性也。又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居其中矣。仁者。善行之通名。詳于予所著。朱泗仁說。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之字。指道也。德原乎心性。而成于學問。修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之謂也。大學之道。四字之中。既舍新。民者。化民也。朱子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極是。

偽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胤新之義也。周易。小人革面。革中庸。動變化。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學記。動衆化民。化民成俗。亦皆新民之義也。經解孟子皆言。民日遷善。遷善即變化。變化即新民也。予故言。新民者。使民變化其舊汚。而更始遷善焉。豈不信乎。餘詳于九經談。

民俗浮薄也。人君仁厚之德。昭明于天下。則民變而歸厚。民俗奢侈也。人君恭儉之德。昭明于天下。則民變而歸儉。是謂之明德新民矣。雖然。新民實明德之効也。明德之外。非有新民也。不能新民。則不得謂明德矣。故下文以平天下。為明明德於天

下。新民。為明德之効。是可以見矣。

程叔子改親民作新民。千古不刊之說也。在宋。龍川葉適。譬川倪思。錢塘吳如愚。在明。陽明王守仁。甘泉湛若水。梁山來知德。及我先儒物菽。卿輩。皆不服其說。下文解釋明德。又解釋至善。中間一章。有五新字。且引康誥新民。是非解釋新民乎。又非喚應新民乎。若三綱親民。不改作新民。則五新字。何所著落。是其最易見易知者也。不能知其易知者。則愚也。知而建其異議。則邪也。凡此諸家。非愚則邪。唯改此一字。與不改之。學問心術。邪正之所判。如陽明一代人物。文才功業。冠于當時。然其為

學。疎謬如此。吾知其良知之昏矣。又知其心術之不正矣。如夫物茂卿。平生學問。皆是邪說。又何咎一字之失乎。

三河門人中山美石曰。雖兒童走卒。苟知讀書。則可知親民之為新民矣。況於學者乎。況於名儒乎。改親作新。伊川之功。不足稱也。此言極痛快。不知親之為新者。其所見不及兒童走卒也。倪思引孟子親親而仁民。中庸子庶民。本篇康誥。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以證親民之義。所引實親愛民生養民之義。是似是之非也。何也。三綱近有解釋之言。明作新民。而遠引八條目解釋。治

國平天下章。既已屬迂矣。又况遠引中庸孟子乎。己家有夏后氏之璜。階侯之珠。而不能知之。向鄉隣而索珉珠燕石。如倪氏近之。豈不亦愚乎。吳如愚引孟子者。九經談辨之詳矣。

吳如愚引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引證又引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新民又引學記。曰。化民易俗。言其新也。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言其親也。是首鼠於親新之間。實可笑之甚者也。如京山郝敬解大學。亦於親新二字。糊塗不了。皆不能及程朱之明確也。

物茂卿曰。新民者。革命之辭。而大學者。守成之

君所奉也。豈有是言乎。果然。則大學中當無新
民之語焉。何故下文引康誥新民乎。是非大學
而別書乎。其愚謬疎安。今古學者未見其比也。
至善亦仁義忠信諸善行之統名也。解釋之章以
仁敬孝慈信解至善。則其義可見。又淇澳章總解
三綱云。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盛德即明德。詳見
後至善即至善。民不能忘。新民之效也。盛德至善
連稱。則共為諸善行之統名。其義又可見。
明德至善其事則同。而所指則異。淇澳章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下文承之以盛
德至善。自脩者。脩身也。脩德也。是與盛德相應。盛

德即明德。道學。是與至善相應。乃知明德以脩德
言。至善以學道言。止。止居也。止於至善者。學道之
極功。能知衆善之極。而身心止居之。而不敢移也。

不說二字。

中庸誠之者。擇善學而固執之。行者也。擇善。學
以知至善也。固執。止也。荀子萬物莫足以傾之。
之謂固。儒效固字。帶定靜之義。未至安也。

知為先。行為後。講學為先。脩德為後。學問思辨為
先。篤行為後。是聖教之常也。故言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學為先。德為後。學以成德。是可以見矣。在人
君。則其德已明。其民已化。在學者。則其德已正。其

人已服。雖然。非積學道之功。而止至善之極。則得彼而失此。得一而失二。不能兼綜衆善。如文王之為君。為臣。為父。為子。皆得其至善也。焉能窮天人之蘊。而造聖人之域乎。是故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六者。弟。謹。信。愛。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有。忠。信。如。丘。者。焉。信。忠。二。者。明。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好。仁。智。信。直。勇。剛。德。之。目。明。不。好。學。其。蔽。也。愚。蕩。賊。絞。亂。狂。子。思。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德。而。盡。精。微。學。極。高。明。德。而。道。中。庸。學。德。之。極。致。廣。大。高。明。者。明。德。明。於。天。下。者。也。雖。德。之。致。廣。大。極。高。明。也。非。學。之。盡。

精微道中庸。純善至當則不能盡聖道之全也。不能得至善之極也。大學明明德之後。次以止於至善。見德雖已明。學不可廢矣。以德行為先。以學問為後。論語學庸其意一也。

如人君有至孝友愛之德。則觀感之妙。天下化之。孝弟為風。家無逆子。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也。是孔子所謂為政以德也。導之以德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也。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則明德明於天下。而天下之民。既已維新遷善。是謂之明德新民矣。雖然。非學道之功。止於至善。則不能無左道邪說之惑也。

不能無姦邪讒佞之欺也。不能無淫聲美色之溺也。舉人施政。何因得純善至當乎。甚則明德變為昏德。良民變為惡民。不為唐明皇者。殆希矣。是故孔子言孝弟謹信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思亦言。德極高明。而學盡精微。大學亦明德新民之後。言止於至善。見學道之功。不可以一日廢矣。可知止於至善者。學問之極功。而實為明德新民之本矣。嗚呼。吾於是乎。知學問之功。遠勝于細行小節。婦女之檢押矣。

新民者。化民也。本至誠聖人之事。雖然。利行之人。猶可得為也。止定靜安。安行之事。非仁者。則不

能也。仁者安仁。仁。衆善之通稱。安於至善。即安仁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仲弓。非有德之士乎。明德。雍也。可使南面。非治民之人乎。新民。孔子曰。不知其仁也。孔子何以不許其仁。利行也。非安行也。可見明德新民。利行可為。而止定靜安。非仁者。不能也。孔門好學。顏子一人。得一善。拳拳服膺。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知止於至善矣。未至安於至善也。是故三月不違仁而已矣。雖然。好學之功。猶能如此。吾以此知止定靜安為學道之極功矣。

中庸說三知。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說

三行。安行利行勉行。不曰及其行之一也。而曰及其成功。一也。成功雖同。其德不同。安行仁者也。利行知者也。勉行畏罪者也。德譬則酒也。功譬則醉也。醇酒亦醉。薄酒亦醉。濁酒亦醉。醉則同。而酒則不同。明德新民。本至誠變化之事。雖然。德之輝于外。民之新于下。皆是成功之事也。是故。雖利行勉行。猶可得而為也已。安於至善。即誠也。仁者安仁也。安而行之也。故大學之學。安於至善。然後明其德。新其民。是真之成功。所以貴醇酒之醉也。管仲薄德而大功。予常以濁酒之醉比之。為此故也。雖然。世人論人。唯在

其成功。則學庸妙理。其孰知之乎。

仁者安仁。安於至善。即安仁也。衆善皆仁。仁者衆

善之宗。是論語仁字。非說大學仁字。雖有孝友忠信之諸明德

可以化民也。然學道之功。不至安於至善。則得彼而失此。得一而失二。不得盡道之全也。不得體善之宗也。要是一知半解。不得造聖人仁者之域也。其德雖明。其民雖化。非堯舜文武之治也。

朱子曰。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如此。則有二綱領。而無三綱領也。物茂卿曰。民知孝弟之德。為天下至善。而不復它求。此謂之止於至善。如此。則止於至善。民之事也。何故下文引文王衛武止於

至善以解釋之乎。周文衛武古之庶民乎。任口胡說亂道可惡之甚孰加于此乎。

三綱總論

左傳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中庸尊德性。極高明。又云。高明配天。泰誓云。嗚呼。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左傳又云。照臨四方曰明。昭二十八年明明德者天之象也。日月之象也。止定。艮山之德。靜安。坤地之德。坤象。至哉坤元。至善之至。亦坤德也。下文解之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非坤地乎。綿蠻黃鳥。止于丘隅。非艮丘乎。止於至善者。地之象也。丘山之象也。加以新民。三才之象也。明明德者。當如日月之照臨。

焉。止於至善者。當如艮山坤地。安靜不移焉。不特是也。為君止於仁。為臣止於敬。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是乃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也。艮大又象是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艮卦程叔子易傳。引是解之。不特是也。古人之象服。以日月為上。以黼黻為下。黻者兩己相戾。乃艮之象也。艮之義也。為人君。則止於仁。不見臣之敬不敬也。為人臣。則止於敬。不見君之仁不仁也。為人父。則止於慈。不見子之孝不孝也。為人子。則止於孝。不見父之慈不慈也。止於至善。是為極所。明德止善。取象於天地日月。又取象於黃帝堯舜之象服。其

妙如此。乾卦曰：見龍在田，地象也。曰：君子終日乾乾，人象也。曰：飛龍在天，天象也。是故孔子作繫辭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也。三才之道也。春秋十二公，象十二月也。周官六卿，象天地四時也。大學三綱，亦象天地人三才也。古人徃徃，有此伎倆，而後人淺薄，不思及之。其解明德，取象於銅鏡之磨礪塵垢耳。又焉知天地日月之大乎。

知止。至善也。而后有定。不移也。定而后能靜。不擾也。靜而后能安。如性也。安而后能慮。發慮也。慮而后能得。得道也。得者一定也。不移易變動也。靜者不騷擾撓亂也。

安者，如天性自然也。呂覽：安之若性。義漢書：安服若性。傳：谷永是也。慮者，如戴記：四十始仕，出謀發慮，則言謀慮百事也。得者，得道也。得至善也。戴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記：樂又云：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鄉飲酒義：得道者，德也。是言止於至善者，為明德之本也。又偽書云：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太是慮得之徵也。安於至善者。得者，得道也。中庸：不勉而中，中道也。不思而得，得道也。故下文云：從容中道，是可以徵矣。

荀子：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

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學勸是能說定字。應者。應萬事也。慮得是也。莊子。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天道是能說靜字。善故靜也。此言極妙。大學定靜。亦一定於至善。是故能靜也。

孟子。君子深造之。善也。仁也。以道。備為之方。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止定靜安是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

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得慮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離居之安者。止定靜安也。取左右逢其源者。慮得

也。安至善者。應接百事。皆得其宜也。中庸。誠者。時

措之宜也。亦與此同。孟子之言。與大學不同。而其意則全同。

今以一事明之。學書之人。尊信義。獻法帖。是止於

至善也。志在二王。不為宋元醜怪惡札。移易其志。

是定也。不為後世諸家。撓亂其心。是靜也。學之久。

習之熟。如出自然。是安也。如此然後揮筆作字。是

慮也。每運筆。造二王之妙處。是得也。與孟子自得

居安之後。取左右逢其源。如合符節也。

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動。丕應。僕志。安止者。止定靜

安也。惟動者。慮得也。伊藤原佐曰。大學之書。齊魯

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嘗窺孔門宗旨者。所作也

其言不窺孔門宗旨者。愚人之言也。言熟詩書二經者。真知大學者也。

不迷左道邪說。不惑富貴利達。不流驕奢淫泆。是真止定靜安於至善者也。

右首章第一

八條目首章第二

物天下國家有本末。事平治齊備正誠有終始。知所先後。下文先則道道矣。

物者。天下國家治身心意也。事者。平治齊治備正誠已備也也。備己者三條。治人者三條。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下文云。以脩身

為本。又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義可見。本為始為先。末為終為後。本末終始先後。其義一也。下文。先治其國。先齊其家。先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後也。是下文八條目之發端。而又結上文兩節之意。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論益是切緊之辭。忠恕遠道不遠。中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緩慢之辭。遠道不遠。即道也。近道亦道也。雖有緊慢之異。其實則同。

宋黎立武解格物致知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明王艮李鼎皆襲其說。是

本出于程伯子一說。以格物致知為六條括例。頗為明白。是故予自弱冠。信奉其說。年二十四。作大學考。乃用其說。以作二圖。後悟其說之非矣。乃廢而不敢用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乎天下者。先治治者。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齊者。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脩者。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正者。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誠者。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致者。其知。致知在格物。

記文當言古之欲乎天下者。而代之以欲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明於天下者。堯典光被四表也。益稷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也。泰誓。嗚呼。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泰誓。質書。是墨子兼變變所引。聖德之光明。非徒萬民仰瞻而知之也。其德之所被及。萬民感動。而變化遷善。堯典。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是真明明德者也。三綱雖並言明德新民。其實則明德兼新民。新民明德之効。不能新民。則不得言明德也。下文總解三綱。則連言盛德至善。而不及新民。新民之在明德之中也。說三綱。則並叙明德新民至善。而說八目。則以明德兼新民。是記文妙理。不可不明辨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本篇堯舜率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本篇文武興。則民好善。孟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風必偃。論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奮不遺。則
民不偷。上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上同。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上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孟子此等之類。上行善而下遷善。是明德之
昭明于天下也。人君孝弟之德明。則天下無悖逆
之子弟焉。人君勤儉之德明。天下無愉惰華奢之
習俗焉。是謂之明明德於天下矣。
程叔子曰。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於外也。易司馬
光曰。盛德著明于天下也。廣義皆是也。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也。不可不能使知
之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繫人君明德之所被
及兆民遷善。雖然。其遷善也。周易所謂君子豹變。
小人革面。革上六。有兩義。一云。修飾。是也。孔子又
言。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安者。使其安穩。
而不危亡之謂也。安且難之。而況今自越至胡。自
齊至秦。使其億兆之衆。解其氣稟之拘。祛其人欲
之蔽。以復其本體之明乎。是雖百堯舜。所不能也。
且也。去蔽復明。士君子之所難也。可責之於億兆
之愚不肖乎。天下固非無良民也。善行之明。古今

有之。雖然。明明德屬諸黎烝者。經傳之所無也。朱子之解。其可信乎。

或云。大學之言。粹言其盛也。此言不然。古者。存堯舜文武也。古之聖人。贊美聖人。不欲粹言其盛乎。雖然。禹之贊堯舜也。曰。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博施而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備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何其言之確實。而不溢美也。又其言民之遷善也。周公則曰。小人革面。孔子曰。民不可使知之。何其言之確實。而不過當也。過當之言。非作者原意。朱子解詁之過也。是豈可信乎。

治者。亂之反。治網紀法度之亂。治風俗人情之亂。其是而已矣。國家亂敗。非有它事。網紀亂耳。人情亂耳。能治國人者。整理網紀。厚風俗。正人情。無歷法暴行者。不使亂臣賊子起焉。如此而已矣。

齊者。齊整齊一也。家者。家人也。國者。國人也。天下者。天下之人也。家人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周易家人卦。言此三者耳。本篇齊家章。亦言此三者耳。可徵。又兼親族。堯典以親九族。九族已睦。皋陶謨。惇叙九族。中庸親親為大。親親之殺。是皆齊家之義也。雖然。齊家所主。在于好惡。中庸九經。親親條。曰。同其好惡。是齊家第一義也。本篇齊家章。亦言親

愛賤惡。又言愛而知惡。惡而知美。可見所主在于好惡矣。能齊一家人好惡。是謂齊家矣。倘父之所好。則子惡之。兄之所惡。則弟好之。夫妻反目。婦姑勃谿。豈得謂之齊家乎。

齊家治國乎。天下皆脩身之効也。能齊家者。明德之明于家也。能治國者。明德之明于國也。能平天下者。明德之明于天下也。是亦不可不知也。

脩者。脩脯之脩。有堅固之義。守身者。不得不堅固也。加姜桂而鍛治之。謂脩。不加姜桂而曝乾之。謂脯。曲禮正義故脩有脩飾之義。善身者。不得不矯飾也。又有脩復之義。非新造之名。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子孟脩身者。脩為我所固有之善也。三義相通。

中庸。脩身以道。道者。禮義也。中庸下文又云。脩身則道

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又云。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是脩身之要也。雖然。予則以謂。夫子告顏淵。克己復禮。是脩身之專務也。非克私欲。則身不得脩。克私欲。即正心也。

正者。邪之反。正心者。魯頌。思無邪也。論語本篇。忿懣不得其正。恐懼不得其正。好樂不得其正。憂患

不得其正。皆指邪心而言。偽書問命。格其非心。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畧是皆言正人之非邪也。正心。乃言正己之非邪也。其義則同。偽書仲虺之誥。以禮制心。孟子。以禮存心。以仁存心。荀子。治氣養心。莫徃由禮。皆言以禮防心也。心之非邪。生乎欲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言克己心之私欲也。樂記亦云。以道禮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者天理。欲者人欲。是皆正心要務也。雖然。予則以謂。夫子稱顏淵。其心不違仁。仁即善。是

正心之專務也。心常不違仁善。則昭昭明明。明德之本。豈有私欲非邪之侵乎。

誠者偽之反。樂記著誠。太偽。禮之經也。是可以徵矣。是故百行之出于天性自然。是謂之誠矣。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又云。性之德也。韓非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危安荀子。不可學。不可事。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誠偽相對。性偽相對。誠之為性。是可以徵矣。又外內行。一致。陰陽。頭隱不易。是謂之誠矣。中庸云。合外內之道也。大戴云。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文王又云。喜氣內畜。雖欲隱之。

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實者也。上同是可以徵矣。凡人內包藏禍心。而外偽恭順之態。陰為姦邪讒佞之行。而陽假忠信直亮之態。是皆偽也。非誠也。是故本篇明言。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可以徵矣。是故惡惡如惡。惡真好善。如好好色。慊然快足於我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是真誠意者也。

凡人內惡而外善。陰邪而陽正。可以欺人矣。不能以欺己心也。是故云。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不自欺者。始自慎獨。慎獨者。間居獨處之時。雖不為人所睹。戒慎其行。雖不為人所聞。恐懼其言。況於稠人廣坐。明頭之處乎。如此。則內外可以一致矣。陰陽可以不易矣。是謂之能誠矣。大學說誠意。以慎獨為要務。中庸說誠之書。故發端說慎獨。其意一也。荀子不苟。禮記禮器。皆說誠。故皆言慎獨。唯中庸說聖人大至誠。鄭玄有言。其言極高妙。不可以此解大學誠意也。解大學者。要平穩確實。是作者原意也。

朱子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因有心水意波之辨焉。類其言則巧矣。雖然。八條目。自外入內。以意為心之發。則不合條例。其言非矣。心意。本非有二。意从

人為億。从心為憶。从肉為臆。皆心內之事。乃知心
之發動于外為心。愈懷恐懼。好樂憂患。隱伏于內為意。猶言
中心也。是作者原意也。國語。單襄公曰。言忠必及
意。忠。文之實也。帥意。中能忠。忠者。中心之實。意之
為中心。是可以徵矣。祭義。君子所謂孝者。先意中心
未承志。謂父母於道。孟子說詩者。以意中心逆志。
是為得之。國語。師夷曰。詩所以合意。中心又祭公
謀父曰。甸服者祭。有不祭。則修意。中心雖然。他書心
意。不必辨之。唯在太學。不可不辨之也。
致知之致。九經談具焉。中庸。致中和。論語。喪致哀。
孝經。疾致憂。皆與是同。極盡之義也。極盡己之知

識。是謂致知矣。知者。孟子所謂德慧術知。學知是
也。非論語所謂好行小惠。及世所謂姦智邪智之
類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孟中庸。好學近乎知。大
戴。孔子曰。好學則智。衛將大學之知。生乎格物。是
學知也。

孟子良知。本是妙義。不可不拳拳服膺也。雖然。
主良知而廢學知。則至悅大學古本。不改親民
之親。上誣往聖。下誤來學。一變。則為王良無善
無惡。心之本體。實陽明再變。則為顏山農何心
隱之幻。狠妄誕。可畏之甚。唯讀書明理之學。不
可涉萬世而廢也。

中庸誠身有道。不明乎善。學問思辨不誠乎身矣。又云。誠之者。擇善學問思辨而固執之行也者也。格物致知。明善擇善之事也。格物者。論語博學篤志也。中庸博學審問也。致知者。論語切問近思也。中庸慎思明辨也。誠意以下。中庸篤行也。論語仁在其中也。

凡人非不惡惡也。雖然不能如惡惡臭也。非不好善也。雖然不能如好好色也。何以故乎。學知之不明也。學知之明。則誠于好善。誠于惡惡。何難之有。今人知砒霜斑貓之至毒。有害于己。雖人勸之。不敢食之。是以知之明也。若學知之明。知惡之害于

己。同于砒石。則雖人德通之。敢為之乎。知黃精巨勝之神効。有利于己。雖人拒之。不敢不服之。是以知之明也。若學知之明。知善之利于己。同于精勝。則雖人禦之。敢廢之乎。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誠意自慊。唯學知之明為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格物諸說。略載九經談。皆屬無用。特朱子之解。千古不刊之義也。唯格物之格。與周易王假格假有廟。萃卦王假有家。家之假同。游酢曰。假者。感格之義。丘富國曰。假有感格之義。龔煥曰。假謂感格也。集成會通神人可言感格。而道義不可言感格。唯

是窮致也。物格之格。與格。汝舜舜七旬有苗格。湯
謨有耻且格。論之格同。至也。來也。莊子。道不可致。
知不可至。遊格物者。致道也。然則格物而物格。
致知而知至。一樣之語。不可為別解也。其義則論
語。我欲仁。斯仁至矣。說命。務時敏。啟備乃來。說命
書。是導道之以來至言。與此相同。

荀子。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宥是亦言道之
來至也。

物字。有指鳥獸草木者。中庸。萬物育焉。發育萬物。
盡物之性。孟子。仁民而愛物。是也。有指外物淫聲

美色之類者。贗書。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若樂記。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
物。是也。有指人而言者。文言。聖人作。而萬物覩。萬
仰瞻也。鳥獸草木。利物。足以和義。利人也。伊川引。人
木焉。得觀乎。物論。抑未也。
孟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絕人。左傳。不
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昭十。是也。有指事
物而言者。大雅。有物有則。是也。是言有事物。則有
法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則。有坐立。則有如尸如
齋之則。有君臣。則有仁敬之則。有父子。則有慈孝
之則。朱子為事物之理。則物字。兼物則也。道者。事
物之法則。格物之物。指道而言。則為事物之理者。

極為協當。

物字指道。九經談略舉其微。今按孟子。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戴記。父子親。君臣嚴。夫婦別。人倫三者正。庶物從之。問。庶物。百行也。孟子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百行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及義之千。差萬別。皆是也。是萬物之備於我也。否則鳥獸草木。豈備於我乎。中庸。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忠孝仁義。非出乎中心。則有始無終。出乎偽飾者。豈得係始終乎。是誠者。物之始終也。是故忠孝仁義。非出乎中心。則忠不忠。孝不孝。仁

不仁。義不義。是不誠無物也。凡此類物字。皆指道而言。格物者。學以致道也。莊子。道不可致。致道。本。是古言。今又約言之。則格物。唯是學道也。格物致知。學道而明智也。豈不直截明快乎。

論語。子復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格物之為致道。是其明徵也。

大學格物。與中庸致曲同。分用物曲禮器二字耳。格物。致道也。致曲。致道之委曲也。本是同義。朱子之解得矣。唯以格物為窮理。說窮致事物之理。兼鳥獸草木。曰。一草一木。又皆有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伊其言誕漫。極不可信。學問之道。讀書誦

經窮盡道之精微。唯是而已矣。是格物也。是致知也。草木鳥獸附之於虞人。可也。豈士子為學之先務乎。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讀書不精。誤解經義。外馳而草木是問。是之謂不知務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平者。平均也。平安也。言政治均平。而民無傾危覆亡之患也。

物格。所學之道來至也。欲仁仁至。論語務時敏。厥脩

乃來。命說及贖書所謂道積于厥躬。上是也。知至。學智之來至也。所學之精。而所知之明也。意識。學智之明。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慊然快足。無自欺之事。是也。如此然後。心正身脩。家國天下。可得而齊治太平矣。

誠意正心脩身。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新民之事也。朱子格物致知之極。知止於至善。而其安之者。至誠之事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毛詩。壹蒺五紕。中庸。壹戎衣。一二之一也。壹。專壹也。見說文。孟子。志壹則動氣。穀梁傳。葵丘之會。壹

明天子之禁。范甯曰。壹猶專也。僖九年是也。朱子以一切解之。一切計一時便宜。苟且從事之謂也。後世以為一槩之義。漢書以意穿鑿。各取一切。禮樂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王莽一切論秩如真。紀願壹切受署。後漢書以徵一切之勝。帝一切之義。是可以見矣。物茂鄉引荀子。百王之道一是矣。偏禮記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三年以壹是為句。以是為格物。皆非矣。
兒子敦曰。壹一同。一者同也。一是同是也。此說最覺明快。
逸周書。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小孔子曰。

脩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樂記。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中庸。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孟子。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荀子。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道是皆以脩身為本之說也。

呂覽。楚王問為國於詹何。詹何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一執是亦與本篇同義。近世有一種之學。不言修身之務。而好談經濟之略。蓋永嘉周逢永康陳同之流。源出于管商。然猶附會經典。開口則言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是故實不悅詩書論孟。修身成德之事。而獨悅制度文為之末事。誠意正心之事。視為附贅懸疣。是故其流之弊。狂蕩放肆。無所不至。天下學者。莫不陷其毒也。今其學流。水落石出。雖然。其遺毒餘孽。結轡學者肺腑。莫之能洗也。雖孔孟再出。恐不能鑿

今之學者沈痼也。何況於宋諸名賢之所說乎。范甯有言。王弼何晏之罪。勝于桀紂。蓋言桀紂亂一世。而王何誤百代也。范言之妙。至于今日有徵。予於首唱此學者。亦比之於王何云。

庶人亦有家。不脩其身。則不能齊家人。孟子曰。身不行道。則不行於妻子。是故齊家人以脩身為本。誠意正心者。修身之本也。雖然。心意在身。而誠之正之。脩身之目也。故以脩身兼之。

其本身亂而未家國天下治者否矣。其所厚者人薄。而其所薄者下天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未謂家國天下也。孔穎達曰。本亂謂身

不修也。未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修。而望家
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正義是也。淮南
子。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
而國治者也。訓言是之謂也。
所厚。家人也。所薄。國人也。遇國人非可薄也。雖然。
比諸家人。則薄乎云爾。孟子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此厚薄字。孟子又云。君子之於民也。仁之弗親。
親親而仁民。是自然之序也。孝經。不愛其親。而愛
他人。謂之悖德。薄遇親戚家人。而厚接國人。是悖
德之大者。古今徃徃。有如此人。而言未之有也者。
是理之所決無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八條發端。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上文以脩身為本。
知天下國家。始於脩身。是知本者也。知本者。德慧
術智之至者也。文言。美之至也。郊特牲。仁之至。義
之盡也。與此同語。至訓至極。或云。上文所謂致知
知至也。至訓來至。二義皆通。

天下之治。本于一身。人君能讀書明理。無聲色狗
馬之好。無遊觀田獵之樂。智能知人。而姦邪讒佞
之言不行。仁能愛人。而聚斂殘虐之政不行。勇能
勉政。而愉惰宴安之事不行。恭謙下士。則賢能集
于朝。儉素自率。則華靡絕于下。脩正如此。則天下

國家何患不平治乎。若其太平之久。愉惰為風。而百廢不興。汰侈為常。而財用不給。於是乎聚斂之政行焉。風俗衰弊。而獄訟繁興。民生匱窮。而盜賊公行。於是乎殘虐之刑行焉。不知求之於本。而欲治之於末。雖堯舜之聖。所不能也。是故知本。謂之知之至也。嗚呼。非聖孫。則焉得言之乎。

此二句。與葢端相喚應。是此章結語。古本在此。極為是正。雖然。此謂二字。解釋本末以下。解釋六條目結語。每例皆用之。則不為無可疑也。是故朱子以為解釋格物致知之結語。不為無所見也。雖然。格物致知。學道明智之事。學宮常事。學者常事。何

待解釋乎。是故大學作者。始舉八條目。而後解釋之。誠意以下。六條目耳。格致。非有解釋而殘缺之也。是自有明徵。正心脩身以下。每例帶說二條。而誠意解釋。突然而言。所謂誠其意者。如格致有解釋。則誠意亦當言。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而不然。是格致無解釋之言。本自顯然。先儒有言。大學有鎔簡。而無缺文。真知言也。雖然。此謂二字。終不能無疑。則姑闕疑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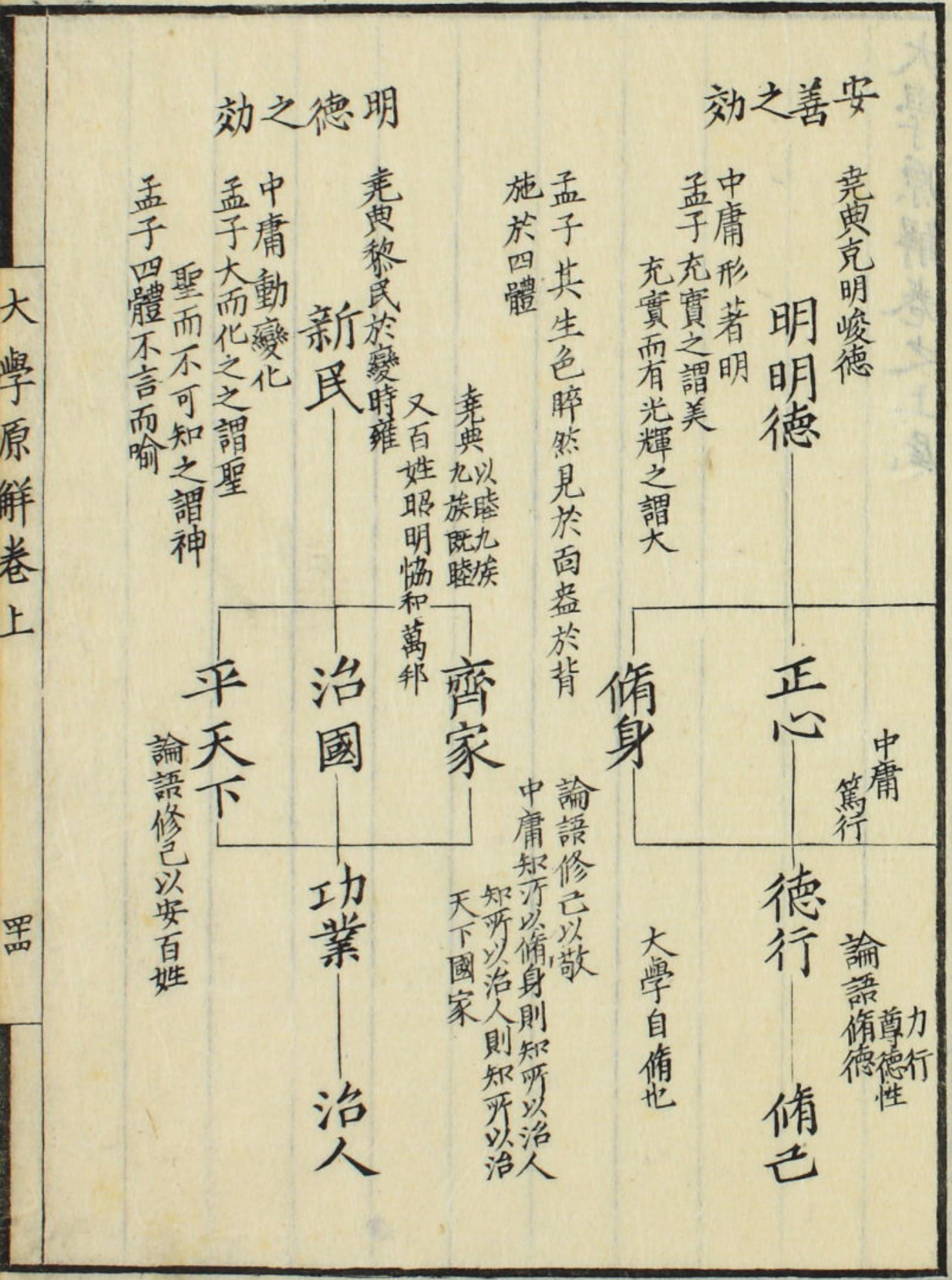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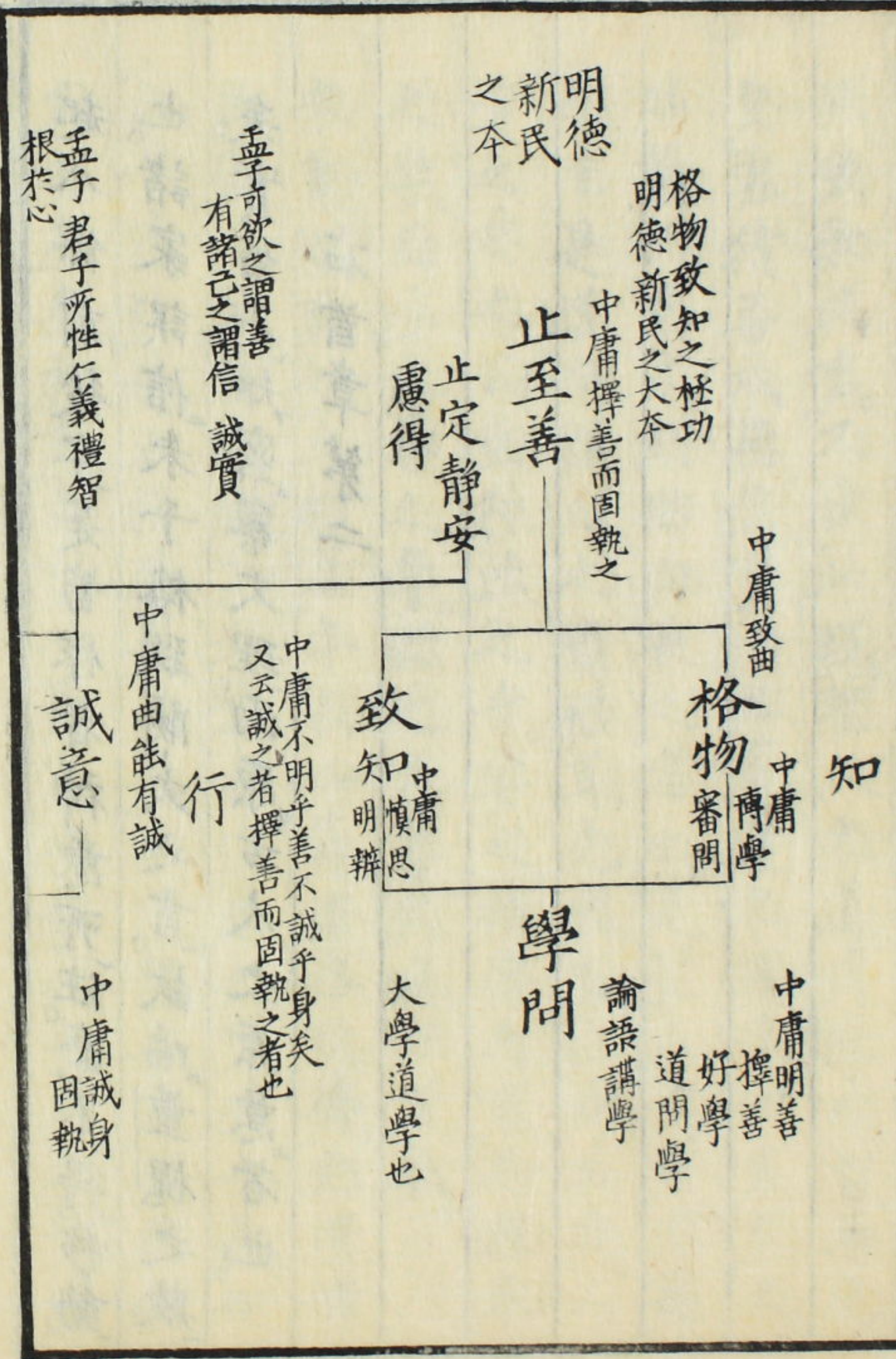
晉束皙補六亡詩。唐白居易補尚書湯征。宋劉敞補禮記觀義。皆文人遊戲三昧也。朱子以一代之名儒。踵文人狡獪之迹。補大學缺文。固不為得也。

况其所言。殊不類大學之文乎。且也。如一旦豁然。經典無此言。又無此理。聖人之道。博學致知。集義養勇。積善成德。豈有一旦貫通之理乎。如言有之。非襲而取之。則助而長之者也。是聖人之所深惡也。唯是摸擬禪氏之頓悟耳。先儒皆指斥其非。人心是非之公。豈得昧之乎。要之。補傳之言。是程朱之學。而非大學之學。謂之宋學大疵。亦可矣。宋董槐取知止物有本末二節。補格致傳。元明諸名儒。以至清人顧炎武輩。皆悅服之。可笑之甚。知止一節。粘起止於至善。以見止定靜安。為明德新民之本矣。物有本末一節。八條發端。先後二字。喚

起八條前後字。是皆作者神意所注。毫不得移動也。諸家誤信朱子格致闕文之言。故陷董槐之欺矣。實皆不知密察文理。而原古人之原意者也。

右首章第二

三綱八目配當全圖



大學原解卷上

四

